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侠骨丹心

梁羽生 著

下册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侠骨丹心

【下册】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骨丹心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10.2 重印)
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521-649-2

I. 侠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72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
责任编辑: 冯 卫 吴为华
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
制 作: 黄瑞英
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: 510600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福威智工业区
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24.375 印张 676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6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49-2/I·269

定 价: 55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第二十六回

毒酒碎情怆往事 良宵惊梦晤佳人

那丫头吓得慌了，张大了嘴巴想叫，金逐流笑道：“你叫吧，你一叫，大家都会来看把戏了。”小丫头这才省起自己是在幽会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她的奸情，连忙闭了嘴巴，浑身直打哆嗦。

那小子倒是比较镇定，给金逐流揪住了，并不怎么慌张，说道：“老哥，别开玩笑，你要多少银子，开口吧！”原来这小子还以为金逐流不知是哪一间房的小厮，撞破了他的奸情，想要勒索他的。

金逐流把他转了个身，笑道：“你看看我是谁？我才没工夫和你开玩笑呢！”这小子看清楚了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，这才慌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你是谁，你要什么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我是你家曹大少爷的朋友。你听着，我现在要去找他，你带我去！否则我就把你们两个缚在这儿，让大家来看把戏。”

这小子甚是机灵，当然不相信金逐流是少爷的朋友，但在金逐流挟制之下，却也不敢不从，于是说道：“我不敢带你去见少爷，只能告诉你他住在什么地方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好。但你可不能说谎，你说谎我也有办法治你。”说罢把那小子的外衣脱了下来，又取了那丫头的系腰巾，用一块大石压着，说道：“你若是说谎骗我，我立即把你的奸情揭露，石头下的东西就是证物。你说的若是实话，我不声张，过后你可以悄悄地掘出来。”这块大石头少说也有几百斤重，金逐流那小丫头也搬不开它。

那小子见金逐流的气力如此之大，更是吃惊，慌不迭地说道：“我还要做人呢，我怎敢骗你。也幸亏你是碰上了我，别人还未必知道少爷所在呢。你跟我来吧。”

金逐流跟那小子绕过假山，穿过花径，转了几个弯，走到一



座红楼前面。那小子低声说道：“少爷在这楼上，这是最得宠的三姨太的房间。”原来和他相好那丫头就是服侍这个三姨太的婢女，昨晚她服侍少爷入房睡觉之后，才溜出来和这小子幽会的。

金逐流笑道：“好，你回去吧。下次可要更小心了。”当下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，悄无声的就上了楼。

金逐流早已得了神偷姬晓风的衣钵真传，房门虽然在里面门上，金逐流把它弄开却也是易如反掌。金逐流笑道：“曹大少爷，该起床啦！”掀下帐子，只听得一个妇人的声音说道：“你，你回来啦！哎呀，你、你是……”金逐流一把掩着她的嘴巴，冷笑道：“你在等谁？”原来床上只有三姨太，并无大少爷。

那妇人方始听出是个陌生的声音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语不成声的从牙缝中吐出来：“你、你是谁？”

金逐流燃起火折。在她面门一晃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？”那妇人不知金逐流意欲如何，满面通红的颤声说道：“请、请好汉放过我吧，你、你若要钱，尽、尽好商量！”

金逐流怔了一怔，会过意来，“呸”的啐她一口，说道：“你当我是采花贼么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说实话！否则，嘿，嘿，你可莫怪我要你好看。”

这“好看”二字含义甚广，可能是这样的凌辱，可能是那样的凌辱。那妇人惊疑不定，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说道：“我，我以为是少爷回来。”金逐流的第一句问话这才得到答复。

金逐流笑道：“原来你不是在等奸夫，大少爷昨晚确是睡在你的房中。”心想：“那小子倒是没有骗我。如今总可以查出他的下落了。”

那妇人面红红地点了点头，金逐流道：“大少爷呢？”

那妇人道：“四更天的时分出去了。”“去哪儿？”

“他说是去看一位贺大娘。是和什么六合帮有关系的，我也弄不清楚。”

金逐流大喜，心里想道：“那老妖妇果然是躲到这儿来了。”金逐流算一算时间，那奶娘是三更时分给他打得落水而逃的，逃到曹家，大约也应该是四更的时候了。“她若不是已受了伤，就一





定是有紧要的事情急待商量，否则不会把这位曹大少爷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拖起来。”金逐流心想。

“那贺大娘又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少爷并未对我说。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他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他惯常去会客的地方。告诉你，我正是要找这个贺大娘，你不说我只好拖着你陪我一同去找了！”

那妇人怎肯出乖露丑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那贺大娘是两个护院陪她来的，想必是在园中的翠微轩。翠微轩在园子东边，后面有两座假山，前面有个荷塘，很容易找的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好，我若是找不着她再来问你。你继续睡你的觉吧。”那妇人心想：“给你这么一闹，我哪还能够再睡？”心念未已，忽觉胁下一麻，金逐流已是点了她的晕睡穴。

金逐流正要走开，蓦地又得了个主意：“解药不知能否到手，我且重施故技，捉弄他们一下。”于是搓下一团泥垢，塞入那妇人口中。他曾经用过这个法子吓过文道庄，效果很是不错，因此如今又再用了。

金逐流放下那个婆娘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溜出去。在园中打了一转，果然在荷塘旁边找着了那座翠微轩。

刚走近翠微轩，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：“帮主要我来谢大媒，想不到你这位媒婆先变成落汤鸡了。但你为帮主这样尽力，帮主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”金逐流心头一凛，想道：“多了这个贼婆娘，用硬功恐怕是讨不了好了。”原来说话这个人，正是六合帮中的董十三娘。在六合帮中，董十三娘的武功仅次于史白都，与金逐流也相差不了多少。

此时已是天蒙光的时分，翠微轩中也还点着灯烛，金逐流躲在假山后面，偷偷地望进去，只见屋子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人，那贺大娘躺在胡床上，在她周围的有那位曹家的大少爷曹通，有曹家的大护院彭巨蛟，有六合帮的董十三娘，还有曹家新请来的那两个黑道上的人物田峻和魏琦。

贺大娘道了一声：“惭愧！”说道：“姓金那小子委实了得，



昨晚我们都折在他的手里了。”彭巨嶠道：“我们折在他的手里还不打紧，听说史大帮主也很吃了他的亏。”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只要这个媒做得成，史帮主一定会给你们出这口气。姓金这小子本领虽然不错，比起我们的帮主还差得远呢。我的帮主不过是因为有更紧要的事情，一时未顾得及理他罢了。”

曹通忙不迭的奉承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六合帮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大帮会，人才济济，高手如云，岂惧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？不必帮主亲来，有你董十三娘出马已经足以对付这个小子了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六合帮虽然不惧金逐流这小子，有这小子从中捣乱，总是讨厌，不如趁早将他除掉，大家可以安心。这小子现在在济南的丐帮分舵，我们已经打听清楚，目下在他们那边无甚能人，金逐流那位朋友已受了伤，舵主王泰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，倘若要除掉金逐流，目前正是个机会。”

原来曹通因为上次吃了金逐流的大亏，把金逐流恨得入骨。他是个有身家的人，不敢招惹丐帮，是以想怂恿董十三娘出头，用六合帮的名义去和丐帮作对。

殊不知董十三娘也是吃过金逐流的亏的，尽管她大言炎炎，对金逐流与丐帮也不能不顾忌几分，曹通想怂恿她出头，她可不肯轻易上这个当。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曹公子不必着急，我们的帮主算准了金逐流这小子一定会到扬州去的，到了我们的地头，还怕他逃得出我们的手心么？何须在这里打草惊蛇？在这里他有丐帮做护符，人去少了不济事，去多呢，我们的帮主现在正忙于替他妹妹办婚事，暂时只怕也调不出人来。”

曹通正要倚仗六合帮，听得董十三娘这么说，大为失望，但也不便相强，于是讪讪说道：“哦，史帮主的妹妹要出阁了么？不知是许给哪一家的男儿？”

董十三娘傲然说道：“就是西昌将军帅孟雄。”

贺大娘有点疑惑的神气，问道：“请恕我冒昧，我倒听得一个谣言，说是贵帮主要把妹妹许给一个姓厉的少年，这人是天魔教





的新教主。”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贺大娘，你很关心你们的新教主吧？不过，据我所知，那姓厉的小子并无意于重组天魔教。阳浩那帮人也并不是真的想拥他做教主的。”

贺大娘生怕见疑，连忙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厉复生夫妇不听我们之劝，把偌大的一个天魔教解散了。天魔教的旧人对他们早已是失望透顶，就是他们回来，我们也不能再要他们做教主了。何况是他们的儿子？更何况这姓厉的小子也不知是否就真的是他们的儿子呢？”

董十三娘道：“对呀。贺大娘，不是我奉承你，若然可以重组天魔教的话，你就很有资格可以做教主。何须让给一个后生小子？”

贺大娘大为高兴，说道：“若然天魔教重组成功，我们必定唯贵帮帮主马首是瞻。那么，话说回来，我听到的那件事情，果然是谣言了？”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也不全是谣言。不过是我们的帮主哄那小子喜欢，要他来上当的。就像你今晚哄那姓陈的小子一样。”

贺大娘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说那小子怎么配得上你们帮主的妹妹呢？原来是这样。”

曹通不懂江湖上的事情，也不知她们所说的那“姓厉的小子”是什么人，但“西昌将军帅孟雄”他是知道的。忙不迭的巴结道：“帅将军正是深得皇上倚重的栋梁，史帮主结了这头亲家，可真是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了！何日佳期，请早通知，我一定要送一份大礼。”

董十三娘笑道：“还早着呢。我们的帮主有个私心，他倒是想让我们先喝他的喜酒，然后才办喜事。不过这个如意算盘打不打得通，这可就要全看贺大娘了。”

贺大娘道：“你放心，包在我的身上。小姐是我养大的，我答应了，她不能不答应。”

金逐流听到这里，心里想道：“果然这老妖婆是想把霞姑娘嫁给史白都，怪不得她今晚要对陈大哥下毒手。”



此时天色已亮，两个小丫头气急败坏地跑来，她们已发现了三姨太受人暗算，是以跑来给少爷报讯的。

这丫头一来，金逐流的行藏就要败露。金逐流心里想道：“敌众我寡，可必须先下手为强了！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董十三娘已在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曹通隔着窗子瞧见了那个丫头，笑道：“是服侍小妾的春兰。咦，春兰，你跑来干嘛？”

董十三娘忽在叫道：“不对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暗器破空之声，一枚石子已是掷了进来。

董十三娘一掌把曹通推开，彭巨蟒站在曹通背后，伸手一接，他是练有金刚掌力的，不料仍是给石子打得掌心火辣辣作痛。彭巨蟒失声叫道：“不好，一定是那小子来了！”

董十三娘连忙冲出，只见金逐流站在假山上哈哈大笑。董十三娘怒道：“好呀，果然是你这小子！”金逐流居高临下，一剑挑开董十三娘的长鞭，笑道：“省得你回扬州等我，不很好么？”

彭巨蟒抄起禅杖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小子，昨晚让你侥幸逃脱，如今可要叫你来得去不得了！”金逐流道：“是么？可我还不想跑呢！”彭巨蟒一招“举火燎天”，挥杖仰攻，金逐流刷刷两剑，从上面刺下来，彭巨蟒立足不稳，退后两步。金逐流剑锋一转，又把董十三娘的长鞭拨过一边。本来彭、董二人联手，是可以胜得金逐流的，只因金逐流居高临下，占了地利，急切之间，他们攻不上去，反而是金逐流占了上风了。

那丫头跑进翠微轩，气呼呼地报道：“公子，不好！”曹通道：“什么不好？”小丫头道：“三姨太口吐白沫，不会动了！”曹通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不迭地问道：“可还有气息？”小丫头道：“气息倒有，只是不会动也不会说话，好似中了邪了！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你那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我给她服了一颗小小的丸药，一时是死不了的，不过再过两个时辰，我可就不能担保她不玉殒香消了！”

曹通又惊又怒，隔着窗子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敢害我心爱姬人。我要你的性命！”



金逐流笑道：“你若要她性命的话，可还得求我呢！你叫那老妖婆把解药拿来与我交换！”

金逐流以为重施故技，也可以像那次恫吓文道庄一样，迫使曹通依他条件，不料贺大娘却是个使毒的大行家，一听那小丫头所说的情形，就知曹通的三姨太只是给人点了穴道，而非中毒。贺大娘冷笑道：“曹公子不必理他，莫说不是中毒，就是真的中毒，也没有我解不了的！”曹通见她说得如此肯定，放下了心，说道：“好，他要不了小妾的命，我可就要他的命了！”

田峻、魏琦二人，听了主子的意思，不待吩咐，抄起了兵器，便向金逐流奔去。贺大娘也扶着拐杖颤巍巍地走来，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要在我的跟前卖弄使毒的功夫，这叫做关公庙前耍大刀，不知自量！”

金逐流在两大高手夹攻之下，优势逐渐消失，心里想道：“今晚恐怕是讨不了便宜了，且先回去，再想办法。”陡地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翻过假山。身形移动之时，一掌拍出，将假山上面的一块大石头推下来。

彭巨嶸挥杖一击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将石头挑过一边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金逐流已是下了假山，钻进花径，从这条花径可以通向园门。

贺大娘叫道：“你们两人过西边堵截！”田峻、魏琦正在花径两边包抄，听得此言，不觉一怔，心里想道：“离开这条路，这不是有意放他走吗？”但因贺大娘是曹家的贵宾，这两人只好依言行事。

金逐流怒道：“我偏要在关公庙前耍大刀！”脚尖一点，翩如飞鸟的向贺大娘冲来。金逐流是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将贺大娘俘为人质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贺大娘冷笑道：“好小子，要拼命呀！”两人距离在十丈开外，金逐流身法虽快，总不能一下子来到她的面前，只见她把手一扬，“波”的一声，一团烟雾，已是向金逐流笼罩下来。烟雾中金光闪烁，发出“嗤嗤”声响。

这个暗器名叫“毒雾金针烈焰弹”，金逐流曾见史红英用过，识得厉害，慌忙倒纵避开。贺大娘连发三枚暗器，花径已是藏身



不住。北面是内院的围墙，退进内院乃是自陷牢笼；南面又是荷塘，金逐流无路可走，迫得退向西边。

田峻、魏琦正好在这一边等着他，一个舞起链子锤，一个挥动藤蛇棒，齐声喝道：“好小子，往哪里跑？”话犹未了，董十三娘与彭巨嶭也已追上来了。

金逐流心里想道：“可不能让他们合围。”刷刷两剑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向两个敌人同时施展杀手，可是田峻、魏琦亦非泛泛之辈，金逐流论本领可以打败他们，但却也不能三招两式取胜。

眼看彭、董二人就要来到，田峻忽地“啊呀”一声倒了下去。魏琦骂道：“妈巴子的，你这小子暗、暗……”“暗器”二字还未曾说得出来，已是着了金逐流一剑，身形晃了两晃，跟着也倒下去了。

金逐流大为奇怪，想道：“是谁偷放暗器助我？”但此时亦已无暇寻觅了。

董十三娘极为了得，一把金针向两边洒出，长鞭呼呼风响，打到了金逐流的后心。

金逐流反手一剑，把长鞭拨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彭巨嶭的铁杖又已打到，金逐流使出绝顶轻功，呼地跃起三丈多高，脚尖在杖头上轻轻一踏，身形已是倒纵出三丈开外。

董十三娘赞了一个“好”字，猛地喝道：“好小子，跑不了啦！”人还未到，长鞭呼呼风响，却已霍地卷来。原来她的轻功虽然比不上金逐流，但却占了兵器的便宜，她的软鞭可以打到二丈远近，金逐流一纵三丈，她只须跨上两步，长鞭就可以打到金逐流的后心。

金逐流脚尖刚刚着地，躲闪不开，只好回身应战。只是慢了片刻，彭巨嶭又已从侧面抄来，截了他的去路。金逐流怒道：“贼婆娘，阴魂不散！”董十三娘笑道：“不错，缠上了你啦！”

金逐流疾攻几招，将彭巨嶭迫退了几步；可是董十三娘的长鞭天矫如龙，兀是紧缠不舍。“嗤”的一声，鞭稍过处，金逐流的一幅衣裳，化作了片片蝴蝶。幸而他的“天罗步法”趋闪得宜，只是衣裳破碎，尚未伤着皮肉。金逐流背腹受敌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





暗自想道：“那老妖婆若是再来助阵，我可就要糟他妈的火糕了！”

金逐流一咬牙根，正待施展两败俱伤的剑法，忽听得贺大娘“咦”的一声，声音中充满诧异，金逐流抽眼一望，只见她正在把田峻、魏琦二人拉起来，似是发现了什么不对，一手拉着一人，呆在那儿。

金逐流心念一动：“敢情她已知道了发暗器的是谁，她对这人颇为忌憚？”心念未已，忽又听得人声鼎沸，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快来救火！”金逐流把眼望去，正是在他刚才出来的那个地方——曹通的三姨太所住的那座楼宇，火头已经烧了起来。

曹通吓得魂飞魄散，只怕他那宝贝姬人遭人所害，连忙叫道：“彭先生，你回来，救火要紧！”

彭巨嶠与董十三娘都不禁分了分神，金逐流哈哈一笑，以闪电般的手法一掬鞭梢，把董十三娘的长鞭缠上了彭巨嶠的铁杖，彭巨嶠力大，董十三娘身不由己的给他牵动，金逐流回身一脚，对准了董十三娘的屁股，踢个正着！董十三娘跌了个狗吃屎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这才解开长鞭。金逐流在哈哈大笑声中，早已飞过了墙头了。董十三娘自知追他不上，气得双眼翻白！

金逐流出了曹家，但见星河耿耿，明月在天，并没有发现半个人影。金逐流用“传声入密”的内功叫道：“哪位朋友暗中相助，请出来一见！”空林寂寂，唯有他的回声。金逐流听不见回答，心想：“此人既是不愿相见，我且先回去吧。”

且说陈光照自金逐流去后，心中惴惴不安，只怕金逐流孤身犯险，陷在曹府。心悬好友，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哪里睡得着觉？

忽觉微风飒然，一缕幽香沁入鼻观，陈光照吃了一惊，坐起身来，只见一条黑影闪入房中。陈光照喜道：“金兄，你回来了！”那人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认不得我了么？”剔亮灯花，灯光下一个俏生生的美人儿站在床前，可不正是他日思夜想的人儿？陈光照喜出望外，失声叫道：“霞姑，是你！”

石霞姑笑道：“不错，我给你赔罪来啦。都是我的不好，累你



吃苦了。”陈光照道：“你、你……”万语千言，不知从哪里说起。

石霞姑道：“你先别问，吃了解药再说吧。”掏出一颗粉红色的药丸，倒了一杯开水，服侍陈光照服下，这解药果然灵效无比，不过片刻，陈光照只觉血脉畅通，精神顿爽。

陈光照道：“霞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那奶妈……”

石霞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本来不想对你说的，如今只好说了。你怪我么，三年前我对你那样绝情？”

陈光照道：“我当然不会怪你，我知道你定有苦衷。是不是你那奶妈从中作梗？但我却不明白，何以你要受她挟制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二十年前有个天魔教，天魔教的祖师名叫厉胜男，想必你会知道？”

陈光照道：“我听得爹爹说过，厉胜男是他的好友金世遗金大侠的妻子，生前曾被推为武林第一高手，死后才被天魔教奉为祖师的。你的奶娘敢情是和这位厉祖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贺大娘正是厉胜男的一个侍女。厉胜男有四个心腹侍女，如今就只是贺大娘硕果仅存了。”

石霞姑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的母亲也是厉胜男的侍女，和贺大娘交情最好。我自小父母双亡，贺大娘就把我当作她的女儿抚养。

“天魔教的教主厉胜男的侄媳，和贺大娘是平辈。二十年前，她受了金大侠的感化，解散了天魔教，这件事情，贺大娘是极为不满的。

“二十年来，贺大娘念念不忘要复兴天魔教。但兹事体大，她必须求得强援。她心目中的强援是六合帮的帮主史白都。她、她瞒着我，想把我许给史白都做续弦。”

陈光照大惊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她昨晚想害我。”

石霞姑道：“三年前她就想害你了。不过，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和史白都勾结的事。”

石霞姑接下去说道：“那次你到我家求婚，她本来就想毒害你的，我迫不得已，答应了她的条件，这才换了你的性命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你答应了她的什么条件？”





石霞姑道：“从今之后，不再与你往来。我一来念她抚育之恩，不忍与她决绝；二来为了救你一命，只好答应了她。唉，那时我心里无限悲痛，可又不敢告诉你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霞姑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不过，咱们现在毕竟是又在一起了。霞姑，你有勇气摆脱她的魔掌，我很为你高兴。过去的事，让它过去。从今之后，咱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”

石霞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想得很美，可惜我不能够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今晚送解药给我，这不是已经打破了她的禁制了吗？难道你还要回去听她之命嫁给史白都。”

石霞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死也不会嫁给史白都的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着呀！那你为什么不能够留下来与我一起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我本来答应了她不再与你往来的，这次若不是因为她又要害你，我又知道她要迫我嫁给史白都，我也不会违背我的诺言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对呀，这是她不守信用在先，怪不得你‘反叛’她。霞姑，你和我走了吧！”

石霞姑摇了摇头，仍然是那一句话：“我不能够！”

陈光照不觉有点着恼，说道：“你的诺言是给她迫出来的，本来就无须遵守。你这奶娘心肠狠辣，只论她要利用你来巴结史白都一事，她已经是罪不容赦！你不杀她，已经是对得起她的养育之恩了！”

石霞姑叹道：“你不知道……”

陈光照道：“知道什么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当年我为了阻止她对你下毒手，在答应她的条件之时，曾喝了她一杯毒酒！”

陈光照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这毒酒会有什么效果？你可以解我之毒，就不能解你自己之毒么？唉，你又为何要喝这杯毒酒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当时我为了救你，我说：奶娘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决不能独活。她说：好，你既然不惜一死也要救他，那你就喝了我这杯毒酒。她下毒的本领比我高明百倍，这毒酒是三个月之后才发作的，到期她给一颗药丸，又可以再延三月。她说：我并



不想要你的命，只是要用这个办法强制你遵守你的诺言，只要你不再与他往来，每三个月我给你服一次药，你完全和常人一样。”

陈光照恨恨说道：“好狠毒的手段！”

石霞姑道：“还不仅仅是这样呢。贺大娘给我下的毒名叫‘败血散’，我喝了她的毒酒，血液已经中毒，要解此毒，另有一套‘金针拔毒’之法，并非任何药物所能医治。这套金针拔毒之法载于厉祖师留下的秘笈‘百毒真经’，我却没有学过。如果我不听贺大娘的说话，和你做了夫妻，我固然活不了三个月，你也要受我连累，中毒而亡。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和你一起了吧？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一个声音笑道：“不，石姑娘，你还是可以留下来的。不但可以留下来，和陈大哥做夫妻也不碍事。”

陈光照大喜道：“金兄，你回来了！”

只见窗口人影一晃，金逐流已是站在他们面前，笑道：“石姑娘，刚才在曹家发暗器的人就是你吧？我还没有多谢你呢。”石霞姑又惊又喜，心想：“这人的轻功可是比我高明多了，我连一点声息都没听到，但听他这样说，难道他会给我解毒？”

陈光照诧异道：“霞姑，原来你已经到过曹家了？”

石霞姑道：“我就是因为要探听你的消息，才去曹家的。我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始知你是在这儿疗伤，要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呢？我本来不想让贺大娘知道，但现在我用独门的喂毒暗器打伤了他们的两个人，贺大娘当然也会知道是我的所为了。”

陈光照道：“那你就不应该回去了。”

石霞姑道：“我回不回去，大不了也只是一个死字。但我可不能连累了你。”

金逐流笑道：“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但我刚刚说过的话，难道你还没有听清楚，要我再说一遍么？”

陈光照道：“金兄，莫非你懂得那套金针拔毒之法么？”

金逐流道：“我不懂，但天下除了那老妖婆之外，也总还有人懂得。你忘记了厉南星厉大哥了么？他是天魔教主的儿子，那什么百毒真经，他岂有不精通之理？”

陈光照大喜道：“不错，咱们马上到扬州去，咱们为他解困，





也请他为霞姑解毒。”

金逐流道：“你完全好了？”

陈光照道：“霞姑给我的解药灵验得很，我想明天一早，我可以和你一道走了。霞姑，你也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

石霞姑等于是绝处逢生，有了这个希望当然不能放过，当下也顾不得羞涩，欣然答应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他们三人便与王泰告别，离开了济南，径赴扬州。

金逐流早已知道史白都与厉南星的约会是个骗局，生怕厉南星上当，恨不得插翅飞到扬州。金逐流暗自思量：“不知厉大哥可想到这是一个骗局？但他对红英一往情深，只怕明知是个骗局，他也是要去的了。红英的心意却不知怎样？”想至此处，不觉一片惘然，又不禁暗自责备：“我已经决定成全他们，又何必妄自揣测？此去扬州，我只当尽力而为，帮这一对有情人得成眷属，我可不能胡思乱想了。”

金逐流在途中为厉南星着急的时候，正是厉南星在六合帮的总舵做着美梦之时。

这一日厉南星来到了六合帮总舵，帮主史白都打开中门迎接，待他如同贵宾。

厉南星惊疑不定，跟着史白都进了内花厅，坐定之后，便即问道：“史帮主约我此来，有何见教，望史帮主明以告我。”

史白都哈哈笑道：“厉公子是聪明人，还用得着我说的吗？当然是为了舍妹的终身大事。”

厉南星是个热情而又爽直的人，便即说道：“史帮主如此爽快，那我也不想绕着弯儿说话了，我对令妹是一见倾心，倘若不是我自作多情，令妹对我也似乎未尝无意。如今就只看史帮主的意思了。”

史白都道：“说老实话，当初我是不大赞同的。但如今我却是不能不改变主意了。一来我已经知道你们确实是彼此相爱，我只有这个妹子，我又怎忍心将你们拆散，令她伤心？二来我如今也知道厉公子是个英雄豪杰，只凭你今日敢来单骑赴会，我就要佩服你的勇气了。舍妹得配英雄，终身有托，我做哥哥的也为她欢



喜。因此我决意成全你们，并为你们主持婚礼。”

任何人都喜欢戴高帽的，厉南星得史白都一赞，对他的恶感不觉减了几分。但史白都答应得这样爽快，厉南星却是不能不有“大出意外”之感。

史白都笑道：“厉公子何以沉吟不语，敢情是有什么心事么？你我如今已成了亲家，恕我不客气称你一声老弟了，你有什么话，不妨坦直地告诉我这个大哥。”

厉南星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哥许婚。那么，请你恕我直言，我可不想亲家变成仇敌。你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决意反清，这是决不会改变的！你若要悔婚，如今未晚！”

史白都道：“我早已料到你要说这番话了。我能够答应你们的婚事，当然我曾经好好的想过！”

厉南星道：“那么我倒想知道你现在的想法如何。据我所知，一个月前，好像你还是想把令妹许给西昌将军帅孟雄的。”

史白都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一时的糊涂，我确曾有过此意。好在这门亲事不成，否则真要教天下英雄笑话了。”

厉南星听他言语之中颇有悔过之意，心里暗暗欢喜，便即叮嘱一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史白都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虽然说不上是胸怀大志，却也不甘以一个区区六合帮帮主的身份虚度此生。我上京给萨福鼎祝寿，为的就是结交天下英雄，闯出一番事业！谁知……唉……”

厉南星道：“史大哥有何感触？”

史白都蓦地一拍桌子，说道：“谁知那些朝廷的大官，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有骨气的人看待，好像我们定要投靠他，向他讨饭吃似的。”

厉南星心里暗笑：“在萨福鼎眼中，你本来就是一条狗。”却故意问道：“我看萨福鼎对你，也好像很不错嘛。”

史白都道：“什么不错？我现在才知道他不过只是想利用我罢了。他口中说是礼贤下士，邀我上京。其实还不是那么一回事，要我做他的奴才而已。哼，我好歹也是一帮之主，岂能做他的奴才？”

厉南星道：“那天尉迟炯夫妻大劫寿堂，你帮萨福鼎的忙也

